#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讀書劄記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録監生臣宋大樽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讀書劄記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讀書劄記八卷明徐問撰問字用中號養齋武進人弘治壬戌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謚莊裕是書為問巡撫貴州時與從學諸人問答隨時劄記而成所論天文歴象山川性理六經四子書皆守先儒成說其

論學則一本程朱而力黜王守仁之學如古本大學親民格物知行合一各說皆逐條辨正問嘗與羅欽順書云王氏之學本諸象山至今眩惑人聽讀書劄記第二冊前實闕其說蓋以廣中侍讀黄才伯促而成之才伯者黄佐字也所云第二冊者即指此本第五卷中語今核其所闢各條大都托之或謂又稱為近學世學而並未斥言蓋是時王學方盛

行故問不欲顯加排擯然所摘發多能切中癥結迥異乎叫囂强辨之流在明人語録中猶篤實而不支蔓者也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讀書劄記原序

書說命惟斅學半故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彊也二者無窮達無老少無人已内外惟理所在以求無不足與困之患而後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已者有以及於人焉余不敏且老於義理進修蓋嘗玩索而未能深得其味每驗諸動静考諸前言若或會通啓悟洎諸生來質疑而考異者必參訂其是書而存之蓋取横渠有開劄記

之意督提學副使陳君則清與諸生段以金華文請以喻各學生徒因併就正於有道若以其言為不可易則烏乎敢嘉靖甲午延陵徐問志

# 讀書劄記卷一

明 徐問 撰

程子曰乾天也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則謂之鬼神以妙用則謂之神以性情則謂之乾愚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性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情也故受形天地者謂之人身係綱常有天下國家之責謂之主其精氣魂魄

得於陰陽者亦為鬼神心統性情涵動靜妙運不測

處故亦謂之神此人之道可以叅天地也

周子論太極陰陽分動靜至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愚

觀十一月冬至子半是初動而生陽至於壯夬遇姤

一陰生而歸剥是動極而靜也自十月純陰隨至於

復其動之端倪易謂見天地之心是靜極復動也動

靜互為其根中間陰陽變合而生五氣五行播於四

時散為萬物其跡可見

易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蓋三才之理始終不過

太極生陰陽剛柔為動靜闔闢隨理卷舒生生死死

以終始萬物聖人窮理盡性至命故知其說所以能

作易與天地參矣

天體渾淪輕清精氣南高北傾側輪而左旋其旋有九

上軟下堅道家謂之剛風其氣最緊以二十八宿定

布為天之體日月五星為七曜皆運乎氣機行止各

有躔度隨天左旋地北高南下相涵乘之者氣也故

冬陽氣在下而水温夏陰氣在下而水寒春陽氣達而草木萌動秋陰氣肅而百卉殞落陰陽雜亂氣不收歛則有冬花胎殰陽伏不能出陰廹不能蒸則有地震陽火煎熬陰脉枯絶則有川竭山崩蓋地以剛柔之質隨陰陽闔闢而用其形爲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以其隨天引御貞合則和睽雜則濶而生異矣陰陽二氣程子朱子皆云如兩扇磨其齒不齊磨來磨去物之出者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易曰剛

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也朱子曰天之外無窮而其中央空缺處有限又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又曰康節言天依形地附氣天理無外以其形有涯而氣無涯也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愚謂天之中極南北以日道有度分而知其數八極之外水氣交蓄便不可窮然以天運在内之常度約之於

外似亦不可委諸恍惚汗漫而不可知矣

前輩李文達以天一日轉運一遭豈有無邊際既有限不知限外又是何物雖再有千萬個天也無了期誠不可知而可疑也愚謂天能化生人物各全具一太極人之形體上顱下趾四肢之外更無餘物天地人之一大軀殼也故周流通徹只是一箇理氣數氣盡則數盡數盡則理亦盡而無餘矣故觀諸夷圖海外之國其人形體各異唐太宗收骨利幹其地夜易曉

至熱一羊胛而天明蓋天地氣脉到此已盡不能蔽日矣若以為别有物則是天地之外又别有天地無始終無晝夜剥復日月無升沉無一元之會至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恍惚虛無亦將何所底極哉善乎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斯言盡之矣

攷書璿璣註及諸儒論天體至圓而動似鳥卵包乎地外地體至方而静如卵之裏黄處乎天之中故曰渾

天儀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制起於漢耿壽昌鑄銅為象宋錢樂始鑄銅為儀趙宋為儀三重曰六合曰三辰曰四遊蓋以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而左旋不息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南北極為天之樞紐子午相對只此處不動如磨臍然乃天地中至極之處也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其渾天分野嵩高極南

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高故日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自天皇氏始制天有十干為幹為毋地有十二支為枝為子以定歲之所在黄帝命大撓探五行占斗綱始定支干相配為甲子如言

閼逢干攝提支爲甲寅歳又以十干爲歳陽十二支爲歳陰葢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天有陰陽故二其五而爲十地有剛柔故二其六而爲十二十干者五行有陰陽也十二支者六氣有剛柔也堯厯象以日月所會爲辰其所會二十八宿經星之次舍取其中星初昏爲候而考之以正四時如東方七宿自角至箕是爲蒼龍以次舍而言則房心爲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井至軫是爲鶉鳥以形而言則有朱鳥之

象虛者北方七宿之中星也昴者西方七宿之中星也其四方之星隨時轉動復以斗柄所建指之處而定十二月焉至於考日景之長短漢天文志曰日有中道黄道也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表而景長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立表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晷景所以

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寒涼也故日進而為暑退而為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橫渠以天左旋日月亦左旋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機動非自外也七曜恒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回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順天少遲則反右矣朱子以其言為至精小雅十月之交註

以日行遲月行速皆右行於天乃舊説非也蓋天行甚健從東方角起一日一夜於天之内繞地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其外四遊以薄四表而升降於六合之外日月亦從角起日行徤次於天亦左旋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起度端終度端無贏縮卻比天退一度𨕖天不及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進度周得本數而日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亦

左旋一日夜行不盡前數比天退了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七日半强而一周天與初躔合又行二日有竒為二十九日半强與日會一歲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而三百四十八日不盡周天十二月内二十四節氣故置閏葢日與天會而天多五日為氣盈月與日會而月少五日為朔虚合盈虚而生閏焉故一歲閏則餘十日有竒三歲閏則餘三十二日有竒五歲再閏

則餘五十四日有奇十有九歳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日月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歴家以進數難筭只以退數算之故謂右行者錯也又如天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内雖都左轉只有急慢便覺日月在右矣又按漢張衡周王朴隋張胄元及朱子諸説以日行黄道月有九行黒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南白道二出西青道二出東皆斜入黄道内幷黄道而九可見日行一道而速月行

八道而遲也月道雖不同然皆隨黄道而出其旁黄赤道當天中南北合縫處黄道半在赤道内半在赤道外月道交結黄道外十三日有奇入經黄道而與日會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各十五度其交朔時於東西十字路頭相過若月或在黄道之南少有盈縮從邊而過或雖近而日在内月在外如人秉燭在内而執扇交過不相揜故皆不蝕惟月行内道在黄道之北去十五度以下月在内日在外日躔月道被月在

内遮揜故為月之隂魄所掩而蝕至望時日與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火日外影其中實暗而微謂之暗虛月為日暗虛所射故亦蝕也詩註謂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使陽盛隂衰當食不食卻是道理月盈虧之法歷家以為月朔去日遠魄死明生望去日漸近故魄生明死朱子曰此說誤矣書武成曰旁死魄為朔二日康誥曰哉生魄為望十六日恐歷家因是而襲傳之耳沈括言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曜之

乃光耳光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滿隋書云月日光照之則見日光不照則曰魄故望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初鈎與虧為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旁半明半魄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其說頗近似之但月既為陰精所聚自然有魄其為日所照射而光生亦當有漸至望則全照而光滿矣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蓋有一定之理數焉恐不可專

以形跡相望為據書稱生死蓋以日之照見與否而言非真能生死也至於月中影子即是所聚本然之魄光滿而魄見焉恐非先儒所謂山河之影也若以為山河影子日為陽光其照尤遍能無影乎明者宜更詳之

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蓋四時氣也五行象也四時各分九十一日有奇為一時之正而五行則以木配春火配夏金配秋水配冬而土則分旺四時每季十八

日有竒李氏希濂曰水火者隂陽變合之初氣至精且盛者也故爲五行之先水隂而根於陽火陽而根於隂故水又爲火之先也有水火而木金生焉木華而跌金實而固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爲金之先也土則四者所以成終而成始也然辰未戌丑土旺之月辰未爲陽戌丑爲隂陽則生隂則成春木氣盛則土爲之傷夏火氣盛則土爲之息故季夏本土旺而又加以火爲尤旺故能生金而爲秋也按五行家金生於巳

蓋辰之所生也但孕育方微至季夏方成體而壯耳此言五行相生之次也張子曰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土之華實也木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清於水之濡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此言五行之相為用也

朱子以為張子說得最好雲峰胡氏曰春屬木夏屬火至秋火克金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又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秋金冬水至春水生木者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生生克克變化無窮此言五行生克之道也

蔡氏以黄鍾為聲氣之元制律管長九寸空圍九分積九九八百一十分葢九者陽之成也九為老陽取其變而生陰也其管一龠容秬黍中者千二百實九龠

容黍萬有八百實以統陽律六陰呂六應十二日月所會之辰自十一月黄鍾之子以歴十二月大呂丑正月太蔟寅二月夾鍾卯三月姑洗辰四月仲呂巳五月蕤賔午六月林鍾未七月夷則申八月南呂酉九月無射戌十月應鍾亥所以通陰陽消長十二辰之氣也其陽律三分損一隔八從下生陰呂三分益一隔八從上生陽以率乎陰陰以從乎陽陽大陰小損益盛衰之理也自黄鍾爲初九下生林鍾爲初六

林鍾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下生南吕之六二南吕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下生大吕之六四大吕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下生仲吕之上六陰陽六體易卦六爻之位也五聲皆從黄鍾起故為第一宫宫為中央以暢四方下生林鍾為徵為南方夏火為事上生太蔟為商為西方秋金物盛當傷下生南吕為羽為北方冬水

為物舒毛翼上生姑洗為東方春木為民為蒼龍之角蓋黄鍾聲濁而長故漸以清短五音節之俾清濁高下遞應而和迭相為經也其宫與商角相去各一律則音節和惟徵羽去宫二律則音節遠故於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稍下故謂之變徵羽宫之間近宫收一聲少高於宫故謂之變宫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歸之以從五聲古人謂之和繆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考周禮圖鍾修約之制容六

斛四斗斛即量以銅為之内方外圓深廣各一尺左耳為升右耳為合下足為斗起於黄鍾之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也鍾之廣長準度度以銅為之長一丈廣二尺高三尺始於黄鍾秬黍之廣度之如十分黄鍾之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度十度為引也權衡亦起於黄鍾一龠之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積三百八十四銖至三十斤為鈞當月之數萬有一千五百

二十銖當萬物之數四鈞為石重百二十斤以象十有二月之數則量度權衡皆起於黄鍾以為則也國語景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單穆公諫之周禮典同掌六律六吕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隂陽之聲以為樂器是十二鍾及凡樂皆凖律也故伶州鳩曰琴瑟尚宫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大不逾宫細不逾羽革木一聲是八音皆依乎五聲而五聲又凖乎律也又太師敎六詩曰風賦比興雅頌以六徳為之本虞書詩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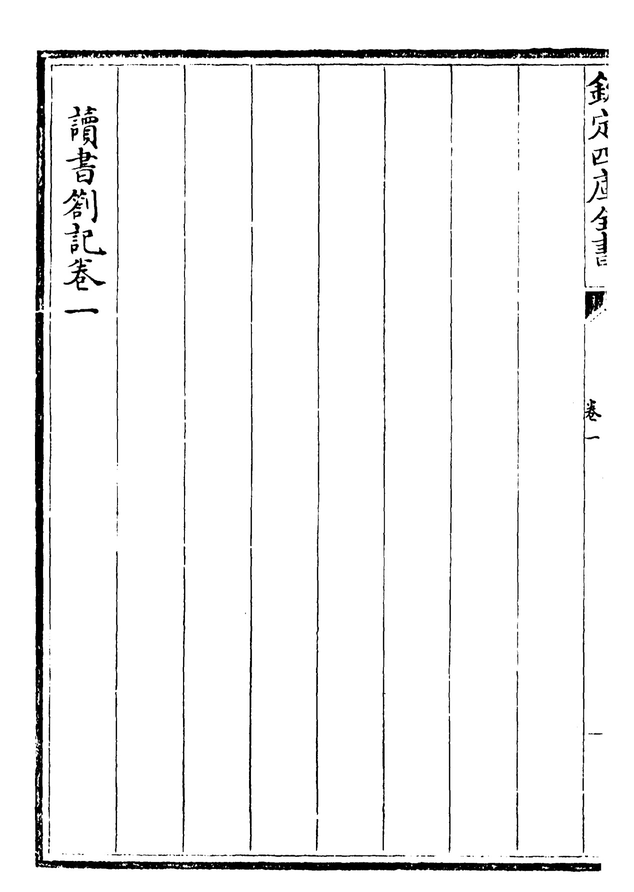
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詩歌其聲長短亦必合六律五音也夫古帝王建中和立皇極厚典庸禮聲律身度以為禮樂之本而其制律作樂又足以通天地陰陽五行四時十二辰八方之風節宣其氣俾無滯陰亦無散陽奏之郊廟朝廷以禮天神地祇百神王出入奏王夏聽之以平其心中和以平其氣仁義以平其政達於天下以和其俗宜其位天地而育萬物也

張子論雨雲雷風皆本陰陽二氣其理然耳然未及乎地之剛柔與五行變化若無所繫屬邵子觀物內篇以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雨風露雷變而地化盡之矣要之陰陽成象剛柔成質五行變化運用隨之易曰山澤通氣雷風相薄則知雨雲風雷皆出乎地八卦方位蓋分繫五行剛柔之質而動於陰陽二氣之變所以盡天地之用也至於時暘時雨而雷出不震者又係君德中和之極所感召耳

中庸言鬼神之為德易所謂鬼神之情狀是也乾坤闔闢所以為晝夜昏明為寒暑進退為日月盈虛為風霆流止為萬物生長收藏榮枯動蟄者是也在人則為血氣為魂魄為語默為作息為寤寐呼吸死生者是也本之陰陽氣機變合而生五行消息屈伸其間體萬物無乎不在顯諸仁藏諸用故張子以為良能然皆原於太極之有動靜而生陰陽以成化育道涵乎器器形於道真實無妄自然而然故言誠之不可

揜也

延陵季子葬其子於嬴博之間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與易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意同故孔子以為合禮子孫為祖宗遺魄若祭以誠意求之則氣有可合之理故以蕭合羶薌爇之使臭達墻屋所以求神於陽以鬱鬯酒灌地所以求神於陰亦此意也







讀書劄記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 讀書劄記卷二

明　徐問　撰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在今浙江會稽縣正南曰荆州其鎮曰衡山在今湖廣衡山縣河南曰豫州其鎮曰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正東曰青州其鎮曰沂山在今山東臨朐縣河東曰兖州其鎮曰岱山即泰山在今泰安州正西曰雍州其鎮曰嶽山即吳嶽在今陝西隴州東北曰幽

州其鎮曰醫無閭在今遼東廣寧衛河内曰兾州其鎮曰霍山在今山西霍州正北曰幷州其鎮曰恒山在今大同府渾源州是槩言九州之山鎮也不言徐州疑併入於青不言梁州疑併入於雍豫也詩嵩高註以南嶽為霍山職方以為衡山葉氏曰漢元封五年廵南郡禮天柱山一統志衡山有天柱峯六安州有霍山一名衡山一名天柱即漢武帝所封號曰南嶽是以衡山神遠移於霍山也以為一山兩名者失之王制有恒山衡山而不言太華嵩山以南北所至山而言舜

典有四嶽而不言中嶽以廵守所至四方而言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恒山為北嶽衡山為南嶽嵩高為中嶽蓋禹貢之方外也職方不言嵩高周在五嶽之外以雍之吳山為嶽山皆有不同五代失河北之地至宋未能混一北為契丹所有乃以真定府曲陽縣之恒山為北嶽國初定鼎建康祀典肇以泰山為東嶽沂山為東鎮衡山為南嶽會稽山為南鎮華山為西嶽吳山為西鎮真定之恒山為北嶽醫巫閭山

為北鎮嵩山為中嶽霍州之霍山為中鎮後遷都北平則真定在其南故仍以渾源州之恒山為北嶽其餘嶽鎮皆如舊云

臨川吳氏曰天下山脉起於崑崙山脉之所起即水源之所發也

朱子曰河圖言崑崙地之中也又曰冀都山脉從雲中發來盖太行山一千里河東河北太原晉陽諸州皆左旋其趾山後即忻代諸州上黨即今潞州春秋

為赤狄潞氏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過河便見山在半天如黑雲然故曰雲中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黄河環繞平陽即河中府蒲坂山之盡處堯舜之所都也泰山聳於左為龍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至中嵩山嵩為中嶽獨高當天之中又曰泰室在河南登封縣為前案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又為第三四重案又曰前代多都關中以黄河左右

旋繞近東止有函谷關一路可據為險其山皆自蜀漢來至長安而盡又曰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又曰岷山之脉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衡之間岳源而北經袁江西袁州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匡廬在南康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庚嶺即梅嶺屬江西大庾縣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今南京其一支則東

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閩粵（廣東）也又曰仙霞嶺在信州（今廣信府）分水之右其脊脉發去為臨安（今杭州山從天目山發來）又發去為建康又曰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卻是自北而南故皆順又曰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皆北流故江浙冬寒而夏熱

愚謂古今言方輿者必本之山川蓋以山為巨鎮水為藪澤建邦樹都恒守之以為固先儒謂山為水之

綱水為山之紀而洪河大山亦天地間大界限也然論險者每言關中左殽函右隴蜀為四塞之地東制諸侯如建瓴水而楚漢以後爭天下者常得斬關而入次言巴蜀劒門為天下壯而晉鄧艾之兵從陰平趨涪卒亡後主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至今讀其言尤信

潮汐古洲馬氏取禮記致日曰朝致月曰夕江海之水

朝生為潮夕至為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
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絃望潮汐應焉
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
日起於朔月盈於望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
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於地下之中而會於
月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
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
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消長不失其

時故曰潮信邵子曰海潮地之喘息也所以應之者月從其類也朱子曰天地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黄瑞節曰先儒論潮則謂天包水水乘地而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乘水力與元氣相為升降氣升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氣降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其說與地氣四遊春夏秋冬升降不越三萬里相為表裏而獨取余襄公海潮圖序以為潮之消

息皆繫於月月臨卯酉則潮長乎東西月臨子午則
潮長乎南北一月則潮盛乎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
乎春秋之中此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因
地之浮沉也愚謂以上諸說皆不同但天一生水體
陰而生於陽周流進退於地之外天之中恐未可專
以繫月為消息也若以為元氣升則地沉而水溢氣
降則地浮而水縮則原隰地形古今如故未嘗有見
其沉浮也朱子經緯之說蓋天地間一大條段五行

之氣皆消息盈虛其間而況於水乎但月加子午陳氏既已疑之而卯酉則日月升沉之處也惟馬氏以日月晦朔隂陽消息潮汐應焉似為有理又以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於地中水會月而生潮及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皆本諸舊與余襄公序說同要之水為天地脉絡隂陽所鍾消息盈虛與元氣相為循環終始蜼類從於月而其氣未嘗不通於日況月臨卯酉亦日暘谷崦嵫升沒之侯而月得太陽之精而有光

水因朔望之光而生潮則其氣機感動未始不相因也故月合朔陰陽之精所會而為辰氣進而長水為浮物與氣升降而為潮春秋時當水盛故潮尤大嘗聞之江海居人遇潮之日雖瓶罌注水皆浮溢而出於理亦可見矣

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蓋地西北高東南下江海百川所聚海水周於地之四維其流東極氣盡故歸墟尾閭如沃焦釜北海路最遥至極盡處疑與

天浮樓也東有女直為黑水靺鞨之後國有長白山其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流至遼東朝鮮國為鴨緑江南入於海北流為女直混同江經金會寧府達五國頭城北東入海西有黑水出漢張掖郡雞山今甘州南至燉煌今肅州過三危界梁雍二州之間程子以為即西珥河與漢志葉榆澤相貫漢武開滇巂今雲南為滇池其地古有黑水舊祠而知之但今水渟滀不入南海也中原之水惟黄河來最遠攷禹貢註及諸儒說

黄河一自于闐國葱嶺一自西吐蕃之崑崙山發源合流二萬一千三百餘里東北與積石河合屬漢金城郡西南羌中而至龍門河渠志一統志皆云出今西番朶甘衛西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西北一千五百里有水從地湧出泓方七八十里高瞰之若星列俗傳為星宿海彙匯為二大澤復瀦曰哈剌海東出曰赤賔河合忽蘭也里朮二河東北流經崑崙山之南為九渡河水清騎可涉貫

山中行西戎都㑹為細黄河水流巳濁繞崑崙山之南折而東流合乞里馬出河復繞崑崙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西陝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又東北出沙漠經三受降城東勝諸州又折而東南入冀州西境凡九千餘里乃元學士蒲察篤實所窮歷而得之大學衍義補亦據此當以志為定禹治水時河從積石東北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為西河冀州吕梁山石勢崇竦其流激震禹從吕

梁北鑿龍門以殺水勢廼因其西流之性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在陝之華陰縣自南而東至底柱在河南陝州之三門山又東經孟津河南府孟津縣過洛汭鞏縣至於大伾大名府濬縣臨河之山北過洚水真定冀州北枯降渠至於大陸屬中山郡今真定邢趙深三州之地北分其勢播之為九河復同聚一處為逆河蓋迎之以入于海簡潔一水先儒悞分而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由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

海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在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大名清豐一帶延亘千里武帝時溢平原屬德州徙頓丘今清豐縣又決濮陽瓠子口開州界注鉅野屬濟寧州即大野通淮泗河始與淮通尚未入淮元帝時決館陶舊屬大名今屬臨清又決清河靈鳴犢口今高唐州舊屬清河郡成帝時決東郡金隄決平原溢渤河清河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玄宗時決博州今東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時決鄆州今鄆城縣博之楊劉今東平之東阿縣楊劉鎮滑之魚池宋太祖時決

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淵太宗時決溫縣滎澤頓丘泛於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即今徐州）入于淮（自此河入淮之始）真宗時決鄆及武定州尋溢滑澶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冀州棗強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為金所據金獨受河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南直隸壽亳蒙城懷遠之間）元時決衛輝之新鄉

開封之陽武杞縣之蒲口滎澤之塔海莊歸徳封丘諸界其臣建議疏塞若今會通河乃世祖所開以通漕運隨時救濟而已當時九河逆河故道久已淪入于海滄州接平州程子以為正南山有名碣石者在海中去岸五百里今平原有馬頰河形存沙渠其跡尚可攷大伾之北不行矣我朝洪武中決陽武之黒陽山東經開封南至項城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故道復淤永樂中疏濬稍引支流自金

龍口入臨清會通河正統間又決滎陽天順間決祥符弘治間分流為二一自祥符經歸德至徐邳入淮一自荊隆黃陵岡經曹濮達張秋鎮入海尋命重臣治築黃陵岡等口以塞張秋乃疏為二流一鑿蒙澤孫家渡至朱仙鎮經扶溝通許壽潁諸州邑合渦河至下鳳陽亳州達淮一疏賈魯舊河由曹州出徐沛以通運河合淮俱入于海正德間決曹縣者再嘉靖間河歲為兗患屢遣重臣治末底績河流漫入於曹

縣濫濫於魚臺出沛縣之飛雲橋南下徐邳十三年
復塞由新開趙皮寨口盛流合渦河入淮故道今始
復矣雍州之水自西近塞内玉門關至蘭州北東至
華陰皆黄河繞帶又有弱渭涇汭漆沮灃諸水弱水
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張掖郡山丹縣西至合黎山
與張掖河合餘波入于流沙涇出平凉府岍頭山經
西安府邠州涇陽至馮翊陽陵縣今高陵縣入渭渭出渭
源縣烏鼠山西北谷流入咸陽南至華陰入河汭出

隴州弦蒲藪入涇漆出扶風古漆縣北經同官至耀州南合沮沮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延安府宜居縣出富平縣合漆灃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亦東至咸陽俱合會同入於河冀州之水黄河自陝西西北來經古蒲汾水之間又有汾衡漳恒衛滱諸水蔡傳以汾出山西太原靜樂縣太岳即霍山至平陽府靈石縣東入河漳水二一出上黨之沾縣大黽谷太原府樂平縣名為清漳一出上黨之長子縣發鳩山屬潞州今改潞安府名為濁漳即

衡水俱東北流至河間阜城東先縣入海恒水出真定之曲陽縣東入滱水至保定之高陽縣入易水晁氏以西南流至真定行唐縣東流入滋水南流入衡水衡出真定靈壽縣東入滹沱河恒水在陜西者出吐谷渾界入臨洮因名洮水入於黄河在真定者出衞輝府輝縣滱水出渾源州恒山南流入真定之定州至保定高陽合易水易出代州經保定之易州安州至高陽下與曹徐滋沙諸河合至雄縣南為瓦濟河過直沽入海滋

則出大同府之靈丘縣迴山經真保之行唐無極深澤諸縣東南流滹沱河出鴈門代州東流從真定至東鹿深州青縣合輝縣之衛河俱入海幽并州之水曰玉河出玉泉山經大內出都城注大通河至白河與盧溝河合盧溝河出大同府桑乾山經太行山入今順天宛平縣界出盧溝橋東南至看丹口分兩流一至通州入白河一經固安武清縣至直沽與衛河合分南北入海白河出密雲流入通州與盧溝河潞

河合潞河自塞外丹花嶺分流合螺山鮑丘諸水為東西二河俱合流入海沁水發大行山東北經輝縣合衛河入運又東南流下徐吕二洪合黄河入淮豫州之水黄河自山西蒲州平陸入境經河南之閿鄉靈寶陜澠池新安濟源孟津孟鞏温氾水武涉河陰原武滎澤陽武中牟祥符尉氏陳留通許杞太康睢寧歸德諸州縣至南直隷鳳陽亳縣合馬腸河城西北合渦河其支流有四大槩交錯於祥符尉氏扶溝

商水項城通許太康與南直隷壽州朱仙鎮之間或溢兖州出沛或合渦河入淮又有伊洛瀍澗滎波孟豬濟衛淮諸水伊出盧氏縣東南書傳以出熊耳此山在盧氏之西南恐誤入於洛洛出陝西冢領山亦經洛陽縣瀍出洛陽穀城山澗出澠池白石山經新安縣皆會於洛合流至鞏縣入河濟即沇水出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二源分東西流歷虢公臺至温縣入河復出其南溢而為滎即滎澤東出於陶丘之北在館陶縣又東至于菏在今曹州

地已涸東北會于汶即今汶上縣又北東入于海波為洛水別流孟豬在虞城西北濟之別流衛出河南衛輝府輝縣從大名之內黃濬縣出與滹沱淇漳諸水合臨清之會通河北流至直沽淮出唐縣東南經桐栢山潛流三十里復東出經汝信東流會沂泗俱入海兖州之水其地最下今曹魚為黃河下流又有濟漯濼雷夏灉沮汶泗淄灉濟出河南濟源漯出濟南之長山縣長白山西北流經章丘新城諸界濼出歷城縣

入濟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雝沮二水之别流自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雝東入於泗泗出兖之泗水縣陪尾山經曲阜至濟寧分流南入徐州北入會通河又出鉅野受泲水下流於睢即沮水汶有三源至泰安州静封鎮合而為一經寧陽平陰汶上又西至東平州注於濟經東阿濟寧入會通河淄水出今青州萊蕪縣原山逹臨淄東至壽光濰水出瑯邪郡今諸城縣經高密昌邑濰縣東北俱入海荆州之水其澤藪曰

雲夢跨江南北八百里又有江漢川九江沱潛江水發源於梁州（四川）之岷山青城諸山之陽出今茂州汶川縣東別為沱經敘瀘重夔入瞿峽過巫山出湖廣夷陵州荊州至於東陵（岳州府巴陵縣）合洞庭過漢陽府合漢水至黃州江西九江府合彭蠡（鄱陽湖口）經安慶池州太平應天諸府儀真通州入海漢出陝西漢中嶓冢山之下始為氐道縣東源漾水東至武都為漢過武東（今武當縣）中州為滄浪之水過三澨（即郢州今承天府）至於大別

山今漢陽入江經黄州九江合鄱湖諸水同趨入海九江孔氏以為潯陽非是沅辰漸元敘酉澧資湘九水是為九江皆合於洞庭過巴陵合川水入武昌合漢水東南下入揚子江衡北岸甚急與江水俱入於海揚州之水北至於淮東南至於海東合江西江東諸水經豫章之南贑汀吉合衡永長沙别派入袁州出臨江會贑水入洪都合瑞洪所聚饒撫信浙之諸水于鄱陽今江西九江府蓋名其入口處與前江漢諸

水同趨建康今南京蓋諸方水道所湊東南合蘇松常三郡水匯而爲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又吐納常之宜興江陰鎮之金壇百瀆西來衆水而下溢爲三江吳江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去吳松江七十里分東北流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皆自常之靖江蘇之太倉東北入海北爲江北通泰至海門縣而入海所謂江漢朝宗者也禹時江淮未通賦沿于海至吳夫差與晉會盟黄池始開蘇之邗溝今爲運河自常之孟瀆

鎮之京口以通於江江自揚之儀真亦開溝以通於淮隋因廣之今貢賦皆自江淮以達于京師也二廣古百粵漢交州部廣西之水一曰灕江源出海陽山南流五里與永州湘水北分為二故曰灕又名桂江合癸水至桂林城下合相思江入昭潭今平樂府會平富樂荔臨賀諸水至梧州為府江一曰左江又名藤江發源交趾至古邕州今思明府經容縣合容江經藤縣合繡江經南寧之合江鎮與右江合入横州

又名鬱江一名右江又曰黔江源出雲南廣南府之富州西洋江入廣西田州經象州今柳州合柳江至南寧府之合江鎮與左江合二江合入潯州大藤峽出為潯江貴州古羅施鬼國其水曰盤江源出四川烏撒府普暢寨東經古夜郎地又為黔中隸牂牁郡今普安州東北下流入安南衞經廣西泗城州入慶遠府烏泥江下合柳江即為右江以上三江分合為二入梧州大江即漢武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是

也西流經廣東封川德慶合肇慶之端溪江又名西江至番禺流入於南海廣東省之東南皆大海其水一出惠州博羅縣西流者為東江一出江西大庾嶺即梅嶺者為湞水漢武時楊僕為樓船將軍擊南越出豫章下湞水即此至韶之英德為湞陽峽一出湖廣郴州經武岡南入南雄之樂昌為武水又南與湞水合而為曲江過三水縣與西江合即上漢謂牂牁江也皆合至於南海縣入于海雲南古西南夷僰鳩

地其水曰滇池周五百餘里出激江嵩明盤龍等江九十九泉源廣末狹若倒流者故云滇漢武欲伐滇國於長安穿昆明池象滇以習水戰故亦以為昆明誤也大理之葉榆河即西洱海及瀾滄諸江其流不出本省惟廣南西洋江則由廣西經右江入於海其四海之水北海極遠不可窮東北至於朝鮮東至於登萊東南至於閩浙島夷日本流球南至交廣瓊厓又南至於安南占城真臘等夷國而西南至於交阯

云

讀書劄記卷二

讀書劄記卷三

明 徐問 撰

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與他處道字不同人物所由以生之理所謂立天之道是也其繼就是根頭發育處理猶全粹本無不善故繼之者善也然其陰陽變合中有五行隨這理出人物所由以生葢稟具而為性也

人於理只作個渾淪的物事看蓋中有根柢相切近處條理井然故謂之理在天則太極為根元亨利貞森然備具在人則心為根仁義禮智咸有頭緒如草木花葉凝氣於荄分類卷舒而出至於發生條暢其理莫不由之詳體可見

程子答張思叔子在川上云道無窮怎生一篇無窮便道得他愚謂太極之理乘以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今古兩間為山川為人物為寒暑晝夜其本由化機

不停槖籥運動莫非道也蓋無形之理寓於有形之器川流亦道中之一器耳若人能默識心通則眼前道理皆能見其活潑

西銘自乾稱父至顛連無告者也見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道理自于時保之至匪懈言人所以事天的道理中引舜禹申生諸事以實之後言聖賢所以如此者蓋知天所以成就乎我而我當盡事天之意

張横渠謂氣坱然太虚一段言元氣升降飛揚不息皆

本陰陽有機所以發動有始故能成終風雨霜雪山川又指其迹之著者以見其微也

程子謂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以其初動靜生陰陽故萬事萬物其形其理皆無出此二者故有對皆自然也

先儒謂心統性情又謂心如穀種又謂心者性之郛郭大槩性為人所稟受於天之理而具於心心則種此理仁義禮智皆所栽之穀也然不可見皆於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情以發其苗裔則心非特為性之郛郭又為情之户牖氣則為其致役奔走而周旋者也人性稟受理氣原不相離氣質中則有清濁善惡耳故孔子不曰同而曰近然上帝賦畀此理於人以為性豈有不善者哉故孟子專言性善亦以戰國時人心陷溺而不知本然之善故指以示之如子思言天命之謂性是也孔子舉其全孟子究其本然君子不謂性命之說則又若兼氣質而引之於義理充之以四

端為着力工夫求歸於善之意

聖人同於人而超乎萬物皆自其性中充滿流溢而出自親親以及乎民物上下感通無不周遍初非有我之私所謂大同也只此就是踐形一箇樣子若稍有間隔不通便與天地氣象不相似

程子論易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説蓋謂天命流行而生人物始有性人生而靜道理藴而未感故為天之性感於物而動為性之欲欲即喜怒哀樂之

情也若以靜推而上之則為造化未形時只是一團氣涵理在故不可言性言即墮形氣中非復性之本體矣

孟子謂存心養性四字精密二事雖開說而義實相因性本天賦仁義禮智信純粹真實的道理而寓於心有感則情動隨物而遷心有存焉者寡矣心既不存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故存心所以養性養性所以奉若乎天之所以與我之理即子思子所謂尊德性

易所謂成性存存是也良心既存物不擾動大學之
有定易之艮其背不獲其身時也定而虛虛而明一
真自如中庸之謂中大學之謂靜易敬以直内時也
由感而動出皆當理易動以天為無妄中庸之謂和
時也由是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五常百行及於
仁民愛物而萬事各得其所孔子所謂一以貫之時
也故存心養性工夫其效甚大
性字訓義從心生以人心具此生理而實不外乎氣也

程子以為性出於天才出於氣然才亦根於性之理必於氣以發之故高辛氏子八元之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盖以德性用事是何等才也若專以氣用事則闇於理義為剛很給慧而非所謂稟受之才矣孟子所謂非天之降才爾殊與不能盡其才者也可見

明道答横渠定性書大意動静皆定不留將迎不繫内外此性所以恒定也次言無情者定之本順應者定之用既無情順應自不須除外誘除則增一套事易

所謂至賾而不可惡也引易艮止為内定孟語不鑿為外定故兩忘無事靜而明通如聖人順應喜怒之常在於物而中無所係也後言忘怒觀理乃學者求定工夫而用力之要莫切於此

人心有性猶良田之有美穀也穀得地氣而生長成實以利民生阜財用洽百禮其功用甚大而用力不能不資乎人故培土以厚苗根引水以資灌潤存養之事也時加省視以知其旱澇所侵稂莠螟螣所害省

察之事也隄防宣洩芟柞袪除俾無所傷以遂其長養之性而獲收成之功克治之事也人心生理禀於元爲仁故曰穀種實則相類知此則知所以當存心而養其性矣

或謂人心本無靜氣化流行亦無靜時愚觀易繫辭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非靜無翕其動非動無闢其靜乾爲至健而有動靜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以為無靜非也

人心存養不厚則德不聚出皆支離未能順理易以尺蠖之屈龍蛇之蟄皆自外而內退藏於密之事下言精義入神窮理入於微妙如中庸之盡精微乃為致用之本利用安身順而利往如易義以方外乃為崇德之資此正是內外交相養之道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中程子曰不可求即是思思即已發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何如曰不可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後來羅豫章師龜山李延平師豫章皆以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想其觀字亦如言聖人之能返觀非費思求索之謂必有默會自得處孟子言平旦好惡雖是動亦于本心未梏之際觀之學者於此二者交用其功則天理常存善端呈見日用動靜益有渾合自得而不自知矣

易无妄心有天人兩端而已天理渾然處自有泛應端緒出來無思無為所謂道心者也若感物而動為性之欲既與物涉便有計較安排雖善惡不同均為人心也道心動皆天理真實故為无妄人心稍涉計較安排雖善亦妄矣察則決之之方敬則守之之法也君子宜慎動哉

延平李氏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心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感感斯不一矣喜怒

哀樂皆不中節矣愚謂欲祛此病只在心有主所主
又在內外一敬
上蔡欲習忘以養生明道曰不可且出入起居寧無事
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忘乎去智助則近乎
留情聖人心如鑑所以異於釋氏心也
艮為止止乃光明如水撓之則濁止之則清水止故泥
沙定而清者存心止則物欲息而天理見故光明也
天下之物水為至平雖流行不息亦各循其脉絡所在遇

坎而止惟風起震蕩而後巨浪狂瀾橫出掀播舟楫傾危係焉人心雖有知覺運動而體則虛明平靜如水所以翻覆暴厲頃刻易變者氣使之然也故氣順則心平心平則所以感發而為喜怒哀樂者順應而皆和矣故曰動亦靜君子志以帥氣靜以制動操其要以決其機此人心所以靈於萬物而水則隨風易動而終滯於物也

人心為事物所亂故常不靜而憧憧往來係之遂如麻

喜怒無有間斷故須靜坐將客感意緒隨發隨窒使心上打摺得過纔可收回放心以居神明之體然後隨其動靜語黙存省使此心常靜而理欲義利界限輕重取舍分明至於事親事君事長承上接下皆須於理義中出之若止靜坐恰似坐禪入定

人心不可狹小須著寛大方蓄得義下弘廓之初要知天地萬物為一理物我藩籬之私不梏故大若義理有得只要存存不忘優柔厭飫使天機活動種種見

得鳶飛魚躍氣象方是灑落若苦心極力求之反為義理束縛雖異常人恐於道無補也

程子謂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愚謂人欲立功業便有功業事出來欲求名譽便有名譽事出來至於出處顯晦皆然心逐事故也聖人不逐事故出處久速皆止其所矣何動之有

太極發育品彙之根寓於一元之氣故以元名易曰元者

善之長言萬物之所由始也其動處生陽從根而出故曰繼之者善也至賦於人即此理寓於氣成形以有生所謂成之者性也性中五常其端為仁人具此生理於心原於太極惟真實无妄故無私曲惟充周滿腔故無空缺以生生為德故無間斷合心虛靈故無昏昧蓋統五常包萬善知故能覺生故能愛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宜知德者鮮矣仁包四德故惻隱亦兼四端如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是也程子與謝上蔡論史謝面發赤程子曰此便是惻隱之心葢舉惻隱便可知羞惡矣

惻隱之心孟子以為仁之端如草木根荄上有條枿句萌自然而發正大舜所謂道心易曰動以天為无妄是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謂人心動以人欲則妄矣知此可以求仁

仁兼四德統萬善體段氣象極大其本根於心和順充滿中無一偽之雜一私一塵之累雖人己內外曠然

有容若無形骸爾汝之拘隔也故孔門罕言之雖德行如仲弓亦不輕許其仁而惟許顔子三月不違而已其餘問仁則多以一節或用處語之子貢以博施求仁只以推己及人告之欲其因此以求全由勉而之安也大抵仁首四德而其所施中有序如在君當仁在臣當敬在父子當慈孝之類又親親仁民愛物各得乎當然之宜所謂義也而其品節於父子君臣上下仁敬慈孝皆無有過不及而約之於天理之中槩

然有文以相接所謂禮也而又炳幾察理凡於彝倫物則皆灼知其所以然而無繁閡不通之患所謂知也四者所藴所行又皆真實而無一毫虛偽以雜之所謂信也此理是一以貫串若仁少了一件便不是仁義少了一件便不是義所以易言立人之道仁義盡之矣噫人心有是而為氣質偏蔽於內物欲交奪於外自謂不能孟子所謂自賊者也可哀也哉

人之受形稟性不同得仁者多慈祥和易得義者多廉

隅愧恥得禮者多謙恭遜順得知者多疏通爽塏得信者多敦厚樸實五行之性亦猶是也但専一而不能相通局於偏而不能會充其大故人品才器分數亦終於化物而已孔子告子路成人欲集衆長而文之禮樂為是故也若不務問學又或無禮義把捉隨處放倒為和同為吝嗇為足恭為謅詐為鄙野其於天性不亦遠乎

天地事物之理如水有源頭木有本根方有支流枝葉

自近而遠由小而巨皆謂之理若循其近處以類而推之自得肯綮節目與中之所存為一如孟子言四端惻隱使知為仁之端之類若不去充拓只惻隱發便斷歇了

春意最可觀仁陽和甘雨草木句萌羣然秀發欣欣自私不知化工之仁並生並育者也曾點暮春童冠浴沂知此意矣

吾儒道理須知一本為統宗會元萬殊為脉絡條貫仁

與萬物為一體中間自有分殊須種種理會得在俾心源活動故其出便可望時措之宜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上蔡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之人若釋氏一悟後即歸空寂無著落也

孔子告顏淵問仁克己復禮如乾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意告仲弓以主敬行恕如坤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意皆以二子資性高明淳厚近之

後世資高者既無那古人着實克已工夫必至流放惟敬義有把柅

孔子以山水比擬仁知槩言其體有動靜耳然山能發生草木吞吐雲霧何靜之有水之澄潭止坎亦有靜時道無專器化無停工人能凝養其心神靜觀乎天地萬物真見其活潑也

謝上蔡以敬為常惺惺法有提醒昏惰之意甚是復以知覺為仁如覺痛癢之類朱子以為不覺得理底也

不便是仁盖非之也要之仁兼四德能覺能愛雖惻隱亦覺也但専以覺為仁則未可耳更當參詳之

韓子以博愛為仁愛只是仁之用又博流於兼愛所以道理難說學者要知理一分殊又知去私公於物我始可以求仁矣

朱子與延平論三仁事引東坡謂殷欲立微子之意涉計利害羅明仲非之而引存祀叙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此何異介甫之說三仁恐如此正是病處皆了

仁字此意甚瑩徹非知仁者不能如此道

程子以敦篤虛靜為仁之本蓋非敦篤則無存養以凝道非虛靜則不能照物而公溥其要只在慎獨

世俗上下相接之間一套儀文皆所謂非禮之禮矣蓋其中無主只管從時徇俗又為利害誘奪不能自信隨氣盈歉遂以成習所以中間尋不出真實辭讓禮来

程子定性書以人之情有蔽患在自私而用知故不能適道知本人性不能明照物来而順應凡有意皆自

私也自私則知非當知惟事穿鑿而於性於道日遠矣與孟子論智意同

明道謂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無閒斷益敬則仁義中正常存得立人之道人己遠近皆此敬德流通充滿故無閒斷遂與易道三才並行矣又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敬之義大矣哉

朱子謂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力行皆以敬而知行之愚謂敬之功如誠之理故曰物之終

始理與工夫無二致若內敬而外慢始敬而終衰非所謂敬也曾子三省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皆敬以接物工夫孔子言修己以敬而復曰安人安百姓所謂體信達順之道敬德之極功也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葢自人心所具為體用只是一箇理貫通天下萬事萬物而天下事理皆來就其統宗所謂天下之動貞夫一者是也其要只在敬德葢敬則心不離欲德無二三而渾融

於一矣

先儒謂敬曰主一無適又曰主敬與易敬以直內較稍用力葢爲學者求敬而言如曾子以夫子一貫之道爲忠恕也

書稱成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制有品節防維俾無過不及之意義以制之於外則事皆合於天理禮以約之於內則性皆得其中和自外以養內也禮以端莊整肅爲體與易敬以直內義同葢交舉而互相發耳

程子謂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若主於敬又焉有紛擾之患乎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敬之事也

聖賢論心曰靜蓋以時言曰直以體言曰中以所存言曰正以用功言曰敬則正心之樞紐一則此德之翕聚也

朱子答呂子約以操存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愚謂此

最切要語然主一無適為存養工夫非禮不動為省察工夫格物窮理為致知工夫義以方外為力行工夫反躬踐實亦在義方之内矣先儒反覆辨論要無出此

邵子觀物外篇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又曰神之假思不可度思亦此意

主一無適之謂敬學者未能涵泳其義泥爲專主故好事者從而議之若與六經所載敬義逈别葢道心本純一不雜中無妄動則不岐雜於二三心要在腔子裏畏懼收歛則不放逐於物欲故無妄動斯一矣有畏懼斯不妄適矣人所以易動而恒不得制其欲者只緣無有畏心能内尊天命之性而不敢放失外懼物欲之害而先意防閑則敬自從此起矣敬則私欲退聽而天理之心常存是謂涵養涵養之義如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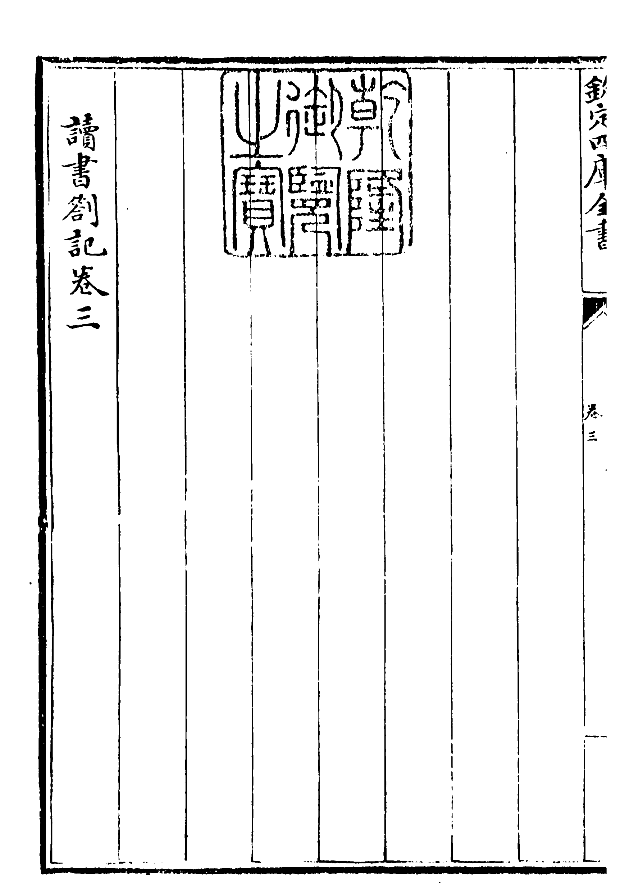
所謂菜子中許多生意只須培壅澆灌方纔得成所以成之者敬也故兢兢業業小心翼翼嚴恭寅畏克自抑畏瑟兮僴兮與戒慎恐懼同是一箇意學者要以畏為主

孟子集義註以為事事皆合於義似在事上求事雖有理在然制之合理則本此心天理之當然也故一念天理則為義一念人欲則為不義必有事者萏於念慮動處省察而決其機俾人欲遏而天理常存理與事

合所謂集義也義集理全則不愧不怍中此氣自會
生自來配合故可復還天地所以與我本然至大至
剛之正氣而無所虧欠乃可塞乎天地觀上章曰自
反而縮下文曰心勿忘又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其義可見

百念者心之感動情之變遷緒之相因相生倚伏尋於
無端至不一矣以至眇之心而填至棼之緒以有限
之日而赴無窮之端悲夫况富貴利達何加於我喜

怒哀樂易偏其情人欲足以蝕其天理斧其根而戕其枿者也抑孰知人生之性渾具於湛然虛靈之心本一而無雜也哉故寅畏欽戢所以為敬也敬所以返多歧而歸之一也所以存心而養性也神明其居握其樞紐時其扃鑰以順應而不留人心焉而後一可幾矣




讀書劄記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讀書劄記卷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録監生臣宋大樽

讀書劄記卷四

明 徐問 撰

延平云今之學者雖存養知有此理但旦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接物處不覺打發機械即離間而差矣惟存養熟理道明習氣漸爾銷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愚謂此即莊子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天機即道心也道心淺則人心易隨而動矣於此

中間不可無主而有主不可不豫

孔子答子張問行以言忠信行篤敬蓋忠敬本心上工夫而欲於言行上求之恐其偽為於外而不由夫心之實也如告顏子克己復禮為仁而其目乃在於視聽言動蓋心本無私恐為物欲牽引而蔽之也故須以志克制克如戰而勝人欲負而退聽所以全夫中之理也意亦畧同

程子引春秋傳謂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者來怒不留

自不遷若留得怒時根在就是病自會遷也所謂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此顔子克己性情工夫到處

顔子不遷怒伯夷不念舊惡只是克己處無私心忘物我

顔子不貳過與易復卦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同言近過即復不再而有悔故天理晝還而得大善之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伊川云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延

平與朱子亦嘗論此謂是積下一團私意蓋有過宜速改悔則憂虞漸有遷善之象也易風雷益取迅速之意留而不化非克己工夫

謝上蔡與程子别一年工夫云只去得箇矜字蓋驕矜氣盈也氣盈則自满而中無以入善切問近思工夫須此着力

書説命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以所見不大所得不深而義理之功止也大禹不矜不伐顔子無

伐善施勞蓋見大知進而不滿假耳學者要大段見得又務遜志時敏則客氣漸漸消融不矜可幾矣

克己先儒云在性偏難處克如大學正心便先言忿懥恐懼等事誠意便先言親愛敖惰等事以心局於氣質交於物欲牽引固滯遮了天理故克偏最難要從此上省察其然力掃而蕩去之而後吾心所具之性為天理本然者可復矣若留而不化任其自用一種根苗隨處生發而為害人已皆無益也

六經克字訓能不言勝私至孔子始言克已聖賢工夫亦徒地着力

或問不矜伐固是盛德聖賢皆然禹稱洪水懷山襄陵予乘四載啓呱呱而泣予弗子㢸成五服各廸有功夔稱作樂以詠祖考來格羣后德讓鳳凰來儀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孔子春秋書叔孫隋郈季孫仲孫隋費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皆若嫌於自伐者何邪曰聖賢不矜其德也據有而敷陳

之不以小廉虛讓遺其實者也古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固是忠厚之道然一向以此做去恐流為後世虛讓納諛而公心亡矣唐虞君臣只是實德相孚吐露無隱後世仰其形容氣象如立春風中孔子春秋為萬世信史當時亦嘉鄰國有悔過改圖即與其善之意故書之非為己也

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消盡為大賢又曰人知和緩臨事反至

暴厲只是志不勝氣反動其心又曰今人不能袪思慮只是吝故無浩然之氣又曰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非實用工夫體認不能論及此

上蔡云凡事必有根又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没事語粗而意精決與孟子謂萬鍾不辨禮義受之兩節義同

學者知心上公私便知事上有義利張南軒許魯齋謂

學莫先乎義利之辨此之程朱論學已是第二件工夫然於世態沉冥中要識此便能卓然自立

朱子云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的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來是如此愚謂此即所謂將迎之病事已去而隨之未至而迎之憧憧往來者也此而不除根討不得虛靜心學用功處正在裏許

周子謂誠心復其不善之動愚謂凡身之不端由心之

不誠心所以不誠由所感淫邪非僻易觸而動內有不善之動外有不善之為如木本不直而欲影正水源不潔而望流清無是理也與大學正心誠意義同而復不善之動窒欲不行不行有還反之義於學者尤有力程子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確哉言矣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註謂常目在之蓋虛靈之心而五常萬善森然畢具心與理合原無私偽之雜習染

之污何明如之此即天之所命於我而我所以為德者本如是也古人視不下於帶君視不離乎袷帶之間正持守此心不敢放耳目既在心使不走作即存養之事主敬之功顔子之服膺中庸之尊德性孟子之心勿忘皆是此一句於學者用功甚有力

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程子以處大震懼而不自失惟誠敬而已觀其遇風波日心存誠敬實能踐言

洪範所稱平康正直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本舜命夔典

樂教胄子及臯陶九德中出來皆恐其過與不及就其偏而益損之使歸於中而已聖賢道理言語自無不同處

孔子謂不怨天不尤人愚謂天理渺茫難究故不怨天易人事物我相形故不尤人難欲不尤人必先克己

易咸程傳謂感以心蓋心無私係故虛虛中無我故感無不通如王道之皡皡也往來憧憧係其私感如霸者之民驩虞而已耳所感有限其能大通乎

横渠謂不知疑者只是不實作心不忘學雖接人事即是實行學未至而好語變必知終有患盖學至疑處始知其實行不疑非行也道只在日用常行間若此心不忘而行能實雖涉人事即是道也事理有常則非聖人不可輕議權變若無禮義為之準衡揣摩臆度覬其幸中則是不知而妄語以欺人為能耳三者人情所同患學者可時時經心也

朱子答張南軒書曰以天理觀之動之不能無静猶静

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所以見天地之心者先王以至日閉關安靜以養乎此耳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耳伊川於已發之際觀之正謂未發則有存養而已發則有可觀也此語甚精確而

猶不安於靜觀未發之論愚恐終不能遺於反觀也

明道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為直內之道是亦欲以集義上求之蓋心有裁制動無違理則理存而邪曲之私自不能容以干吾之直勿正是行所當為而不計功效計則為私意所動而反害於直矣若曰閑邪存誠事同而功尤密學者宜並觀之

氣為志使動循其矩志為氣使背眩逆起君子定其志養其氣慎其動故心體常安而氣體受命也

孟子謂氣動志如蹶者趨者蓋顛越急趨在氣而欲速則亦由乎心又如人闞很是氣然忿懥則發於心軀僕闞很僕固為氣然其主翁為心若心操得乎中則氣自平主得其理則僕不亂故曰志動氣者十九言其時常多氣動志者十一言甚少也

心具性先儒以為郛郭於人雖資環衛而終為二物惟穀種之譬為得之蓋其渾一之妙難以言語形容只得如此名狀欲人之易曉耳夫水本淡濟之五味而

後和然其相投之分不可離也故孟子以為良心又曰良知良能正以其有性之德渾合得在

張子謂孔子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蓋聖人之心廓然大公無有私意先存於中物來順應何有於必事過不留何有於滯物各付物而我之私畧不有焉天地以心普萬物而無心故與天地相似

朱子以肫肫其仁三句全體是未發的道理延平以為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妙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

存養至見得此氣象儘有地位也大抵此言至聖之德惟至到故與仁為一惟至靜故與淵為一惟至極故與天為一與道理之説不同亦非體認所能到也但子思言天德至此卻是體認到處

中庸誠者自成也一章學者多講解不同遂將道理氣脉支離殊不貼實蓋此專言人道註謂誠以心言言人實心全體此理而自成此懿物若泛指物理自然成就則於言人道無與自道不順若止云孝成人

子忠成人臣類亦覺得偏枯而少合一就是孝子忠臣皆由此心實欲作而為之故能成孝子忠臣而忠孝之道亦人所當行也又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只是此心實見得合如此做成就一箇是而已二節亦中言上意終始正如朱子所謂徹頭徹尾若囊中貯米上下充貫其中稍有不到不滿則此處虧欠而無物矣三節非自成已一句正照應首節自成意故註曰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

行於彼矣此非朱注言之實子思立言之意也

易乾道以忠信為進德脩辭立誠為居業蓋德不進只為心不實充實有基故德可藉而進如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言不實故立事無據言謹則業可憑而居如曰言之必可行也内外皆實德業所由成矣

修辭立誠只是謹飭言語使根於理而發無不實如曾子所謂出辭氣斯遠鄙倍意

易知至可以幾知終可以存義蓋事理之幾微纎悉非知無以至之如大學之知至也事理之兼統條貫非行無以終之如大學之能得也

孔門敎人與大學之道皆先知而後行所謂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是也至子思中庸乃以天命之性言之其功則曰尊德性而道問學疑若有不同者蓋孔門學者夫人皆知求性故以知先之戰國時人心不知有性故揭以示之所謂其憂之也深故其

言之也切信然

論語博文約禮大學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是知在行先也葢人心虛靈於理無不該貫格物窮理則内外昭融根基已定心有定向而不外馳理可貫通而不妄應故其動皆以天而所感好惡皆得其正矣後儒工夫乃在居敬然後窮理以致知卻似倒做了只緣後世人心流放必收之使還定然後窮理俾體用不偏要之居敬窮理二者須交致其力不可偏廢

易大畜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語以道聽塗說為德之棄二者實相反蓋始以聞而畜之終為已有也不畜則所得不聚而渾融於我以為充實光輝如朱子云小人趁得百錢無箇屋子亦無歸宿語最切實以其將不為已有也若徒有操持而不考求嘉言善行以為吾益是屋子雖存而家具虧缺未免坐於陋寡聞之患又安能泛應而不竭哉

延平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黙坐澄心體認天

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
漸明始有進耳此於靜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
求中意同蓋心為活物靜中有幾動處方可體認
與存養用敬意差別亦是此老平日用工得力熟
處故屢言也
論語以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為仁在其中朱子以未及
力行為仁猶若别有一樣為仁工夫要之學不博則
無精義以入神志不篤則無忠信以進德切問如樊

遲問崇德脩慝辯惑之事而不泛及於支離近思則又鞭辟近裏着己而不馳騖於高遠則知行並進存省克治交致其力內則本心常存外則人欲退聽仁即此而在矣

孟子以學問之道在求放心朱註謂學問非一端其要在求放心蓋指為學問中之一事而為切要者也然學以聚之多識以蓄其德問以辯之精察而析其幾正恐本心不存理欲混淆以此開明知往察識求至

所以復其本然之心而已矣故學問之道只在求放心

禮曰疑事無質質其事之無所徵驗者也語曰疑思問問其理之所未信者也此又事理心跡之不同

先儒謂學顔子有準的愚謂顔子天資明粹未可學惟學曾子有準的孟子答公孫丑不動心之原歸之曾子大勇是孟子亦學曾子觀其日省弘毅之言與答孟敬子問疾之語皆反身蹈理極力擔當故其傳

無弊也

程子謂不學便老而衰易謂日昃之離大耋之嗟是也

孔子不知老之將至者以此延平以為聖人渾是道

理不見有身世之疑亦見得真

朱子解時習曰重習易習坎上下皆坎陽陷陰中維心

亨故重習所以求通蓋言難也

明道謂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蓋鞭策捐辟皆自外以

約其內茍不向裏面歸到己身上做工夫舉皆為人

矣何以求仁

大抵為學立志要遠大如曾子弘毅持志要定如中庸擇善固執工夫要次第如行遠自邇下學上達力行要勇如終日乾乾不息於誠若徒有大志大言而工夫不繼便放倒行又或作或輟恐終於墮落無補耳

程子言化物役物物蓋為物所化所役不能化役物矣樂記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亦此意

延平李氏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縱有力持不過茍免顯然尤悔而已學至氷解凍釋處方是實得

朱子答林湜謂近世學者或不能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便謂吾已見之驟語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耳此後世通患可時時深省

延平云問學有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而誠清通

和樂之象見即是自得愚謂此正睟面盎背處

孔子以先事後得為崇德以先難後獲為仁盖欲學者求盡其性於難而不敢躐功於易所謂求在我者也

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亦得聖門遺旨

朱子自言初為學全無見成規模後來見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更縝密今觀延平答問朱子議論誠有未安處得延平開悟卻又見得徹

晦翁先生曰人若着些𠂢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李先生說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

伊川先生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便是自棄愚謂自古賢人多希聖亦只做得二等事若取法乎中斯為下矣

有識見者知富貴貧賤常變分不可易既能審而為之利害當其前輙復紛其念慮變其所守是不能以志

帥氣以義處命復同於小人之歸矣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而溺於怪妄必矣此正聖人道其常意陰陽壞戾物變横生皆事理之變故聖人不語也

君子德存而性定其於顯晦榮辱不加焉於得失休戚不加焉有善不矜知過必改蓋虛中無我務進益者

也及足得則驕泰以陵下失則忮忿以訕上善則表暴以自鳴過則文飾而掩覆理欲之關善惡之幾决矣可不謹哉

君子未嘗無怨以公以直報之禮父之仇不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共國其餘直報之而已矣言語之傷物我之形爲私怨觀理忘怒斯已矣若以私忿傷公物欲翳明刻暴掩恕任厥横施而一之不足以酬也夫於人已何益之有

易遯六二執用黄牛之革言堅守於遯不能易也語曰篤信好學而終之以隱以見當遯者貴明理義决去就伯夷太公其人也顔閔南容為次之丈人長沮之隱亦未為失只是多譏孔子

易晉六二晉如愁如難進者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以遠辱也

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仁為萬善之長善為百順之名而孝弟又實行中之順德也順故性中而粹德和而

淳天理根基藹然發見推是心行之何不善之有若無孝弟則於父子天性已有物我睽隔持此凶德而往陵上殘下無有紀極充類而至不作亂不已也可不戒哉

孔子以不為周南召南為面牆蓋不務本原尋路頭而欲施之家國天下自是通透推行不將去

伊川易家人傳云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而不服

又曰世人多愼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孔子以益者三友蓋取以講學輔仁與易大象麗澤兊相表裏此友之倫所繫甚重不可一日缺也明道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亦得此意

張子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出於謀也蓋朋友而戲非克終之道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只是久而能敬故傳曰敬德之聚也

程子以朋友忠告須以誠意孚於未言之前數則斯疏矣此非特處友亦得處己之道所謂忠與信正在裏許

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愚謂曾點見得道理中物各付物意其氣象大漆雕開卻是見得道理中有未信處知體用大故曰已見大意

治經遺道伊川引韓子買櫝還珠遺了櫝中好物然猶知有經在後世治經求仕而遺經則所謂得魚忘筌

者是已可慨夫

横渠謂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蓋學貴識得大段道理不在多聞多聞亦喪志於吾身心實無所益若聖賢切要言行則不可不聞耳

程子以為文為玩物喪志吕與叔以文似相如類俳優如將一物來玩弄心只在物上故喪志俳優又以猥褻之戲欲人之喜其失更遠矣

延平云聖賢言語但一綽看過便見道理者卻真意思

纔着意去看便蹉過了多大抵道理本平易不可過
索深求也明道在倉中數椽事類此意
朱子答嚴時亨論性以孟子答告子一段言學者看書
中義須同中識其所異異中識其所同然後聖賢之
言通貫反覆都不相礙各說道理則互相逃閃終身
間隔無復會通之時矣
朱子答孫季和云學校固不免為舉子文然亦須告以
聖學門庭令弟子畧知脩已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

有與起作將來種子

朱子答蔡季通云思索義理到紛拏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胷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得之李先生曾說來愚謂不特思索義理但存養應事亦須掃盡胷中雜念然後心體之虛明常存見得不差

又答吕子約云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一時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泛然讀之非所以慎

思明辯而究聖賢之淵源也愚謂論語為入門路數孟子作用處多大學本末備舉中庸要其歸極二書首挈綱領即知大義然其中間工夫次序義理精微非盡研窮融會不能浹洽也

又答尤叔晦云橫渠先生言觀書有疑當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好

伊川先生云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去求之可也註云得路

徑則知趨向立門庭則有規模

孔子答或人問禘與言既灌而往不足觀註言魯君臣懈惰意若無所考蓋郊禘非禮魯後世猶行之故方祭始灌地降神則所降之神皆非魯之所宜祀而其端已非禮矣大端既失雖以後之玉帛鐘鼓儀文升降亦將何觀至於問禘不知實為魯諱治天下如指掌則言周之禘禮之大者也治定制禮既立始祖之廟重其本原以為祭始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五年一禘

而以始祖配之盖以仁愛誠敬之心不忘其本泝流而源極於無窮其義極深遠又禘為次第有締合意與易萃卦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祖考渙而萃聚其精神之義同仁人孝子制作意義精微其理實偕造化以此格幽何幽不格以此動物何物不動運之以治天下真猶反掌耳

朱子論東坡以舜禹避朱均慮其避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又謂其避之不度而無恥類以世俗不誠

之心度聖賢則凡辭讓者皆欲陰取而陽為遜避不自知其為非也愚謂蘇子文人喜為高論欲搜抉前人未言之意而不諒聖賢至公無我之實

程氏以帝王之學與儒士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然以大學明德首言之則天子至於庶人其學未嘗異也但為俗儒務於章句恐帝王亦效其尤而忽於推行故不同耳

人所以不能自立者利與害驅之也所以計利害者

富與貴汨之也夫農工商賈各食其力利其利若無求於人而士以禮義為學反汨沒於富貴而弗能自振孰知吾性分之貴有榮於文繡旨於膏粱所欲所惡真有甚於生死哉噫味孟子之言可以惕然深省矣

讀書劄記卷四